



冬意

方华

云涌无声，一片芦苇从一个人的头顶长出。
沉闷的气息梦魇一般，让岁月的河流在掌间喘息。

蝴蝶的翅膀已驮不动蓝天。
它匍匐在枯柴败草般的黄皮肤上，在缓慢的时光里，暗淡美丽。

死亡的氛围雾霾一般弥散。
一只落单的大雁把乡愁的哀鸣，磨成一把利刃。

火焰一寸一寸退让，隐藏到身体深处。
骨骼以残存的钙质抵御酸痛，呼唤，血液里的一场暴动。

山野开始把绿色的欲望，置换成一个流放者脆弱的坚强。
一片花地在季节的胸口营造虚华，然后，在一场暴风雨中呻吟，
只留下嶙峋的守望，独对苍茫。

你只有缄默，除非一支桨拨动你的情感。
语言的鸟都回到了那片柳林，我们无法说出赞美。

人间的传说，在暮色的胸中只是一片苍茫。
谁能抚平人类的苦难，谁就能将一舟的心情，
泊在一条凤尾鱼的尾翼。

暖色的空白，现在留给一个中年人的黄昏时刻。
他驶过的航道被湖水淹埋，
他将往的时光浪花激滟。

这触目的瞬间，岁月的桑田沧海都被定格。
它比人生长远，比死亡更汹涌澎湃。

冬湖

方华



一个关于故乡的梦
翻出夜色深处
啾啾剥剥地
摇曳成鲜艳的酡颜
熊熊燃起
一堆乡愁的篝火
一拥而入
揪出一道节气的缝隙
裹挟着凛冽的寒意
一片片思念
炊烟袅袅升起
暮色，倏然而至
路
铺满一个季节来时的
纷纷扬扬
洁白的雪屑
就呈现一片惊艳
枝梢上的梅花
吹一阵东风
谁在雕琢时光

与雪有关

摇摇欲坠
震得一个归期
父亲的几声咳嗽
母亲的皱纹越来越密
老屋越来越矮
再掰下一片
篱笆墙柴草堆
就能照见袅袅的炊烟
掰下一片
行囊是一弯残月
关于漂泊
只能以片片思念解读
一张褪色的照片
遥远有多远
就纷纷扬扬飘落
时光的碎片
话题一回到故乡

冬至
陈海金

一把小小勺

邹少男

跟着我俩走过金婚五十年的物件没有几样，而每天都能见到的就只有一件：造型异常的不锈钢小小勺。之所以这样叫，是因为小勺的头很小，勺把却是又细又长，甚至比一般的大勺把还要长，可感觉却是娇巧玲珑。它见证了我俩相识、相恋、结婚、生子，一直陪伴至今，每天为我们所用。

我与她相识不久，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俩在她单位的单身宿舍里，面对面坐在一个烧的红里透白的煤球火炉两边说话。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她的饭碗和一把不锈钢匙勺，我顺手拿起匙勺摆弄着玩，随后竟在毫无意识中把勺子放在炉火上烤着。冷却后发现原本亮晶晶的匙勺，变成了灰黑色，品相难看无法再用。尽管她一个劲儿的说没关系，但我决心给她再买一把。

说实话，那时我真是有点土气，很

少见到有人不用筷子而用匙勺吃饭。当时的匙勺铝制的居多，不锈钢的很少见。至于选择多大的匙勺适合成年人用，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数。跑了好几个地方，才挑了一把觉得挺好看的就买了回来。谁知她见到这把小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这是要用来喂小孩啊？”我这才意识到买错了，不过她还是将就着使用。

小小勺真正派上用场是在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以后。当她能吃食物时，用来喂饭、刮苹果沫吃，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当女儿自己能用手抓住小小勺往嘴里送饭食时，应验了老伴曾说的“要用来喂小孩”那句话。几年后小女儿出生，小勺又圆满的发挥其喂小孩的功能。

十几年前我俩跨越洋来美国帮助女儿照看孙辈，没有忘记携带小勺同

行。于是，小勺又圆满的为外孙女、外孙子的成长服务了全过程。

当前，在我俩日常生活中，似乎也离不开这把小小勺了。烧菜，包饺子、包包子添加作料时要用它来计量；老伴为治病食用一种特别的蜂蜜制品时，也要用它来量取；品尝煲汤味道时离不开用它来舀取；在食用切开的猕猴桃时，用小小勺挖取果肉，能确实体会到“人巧不如家什妙”。

这把小勺使用起来如此的顺手，致使我在闲思：如果某一天没有了这把小勺，我会难舍加懊丧；估计在市场上很难寻觅到同样的小勺，顶多能找到一把类似的替代品吧。

但是替代品怎么能够替代小小勺在半个世纪时间里，所沉积、隐蕴的那些情感与趣事啊？

2021年10月26日

